

Du Ye Jing Hun

周德东 作品

2010年
周德东恐怖纪元
第10年
《午夜惊魂》
强势上架!

午夜惊魂

周德东讲故事

周德东新作 倾斜的石家庄

中华传奇

增刊

Wu Ye Jing Hun

周德东 作品

强势上架!

午夜惊魂

周德东讲故事



中华传奇杂志社

中华传奇·新悬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社 长 总 编 | 潘宜钧 |
| 执 行 社 长 | 柳雁阳 |
| 副 总 编 | 张道文 |
| 总 编 助 理 | 胡人锋 |
| 编 辑 总 监 | 吴安宁 |
| 编 辑 部 主 任 | 刘相辉 |
| 责 任 编 辑 | 汪 焰 夏 薇 |
| 主 管 | 中共荆州市委宣传部 |
| 主 办 | 湖北省荆州市文联 |
| 发 行 总 监 | 陈利华 |
| 发 行 部 主 任 | 周 璇 |
| 业 务 经 理 | 张 舟 王 丽 |
| 广 告 部 经 理 | 王 萍 |
| 发 行 部 电 话 | 027-87122217 |
| 广 告 部 电 话 | 027-87776875 13986199401(王萍) |
| 社 办 通 联 |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江汉北路文化坊 |
| 邮 编 | 434000 |
| 电 话 传 真 | 0716-8224804 |
| 读 者 服 务 / 投 稿 | 武汉市邮政局鲁巷投递分公司 029 信箱 |
| 邮 编 | 430074 |
| 编 辑 部 电 话 | 027-87776735 |
| 官 方 博 客 |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newxuanyi |
| 国 际 标 准 刊 号 | ISSN1003-9619 |
|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| CN42-1013/I |
| 增 刊 号 | 鄂新出增刊字(2010)第062号 |
| 邮 发 代 号 | 38-62(公开发行) |
| 出 版 日 期 | 2010年10月 |
| 国 内 发 行 | 湖北省报刊发行局 |
| 国 外 发 行 |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|
| 印 刷 | 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|
|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| 4210004000013 |
| 定 价 | 25.00元 |

目 录

倾斜的石家庄	1
三减一等于几 (精编版)	37
圈 套 (精编版)	102
纸 人	161
QQ上多了一个人	176
午夜凶铃	194
画 皮	211
拼 贴	222
热爱生命	229
假面舞会	234
恐怖的草甸子	239

倾斜的

石家庄



一、话说这个石头小区

2009年12月5日，我们来到了石家庄。

我们包括助理季风、钟毅，还有小鸡蛋。小鸡蛋是一条拉布拉多犬，它像一个哑巴孩儿，听觉极其灵敏，听说我要出差，立即上蹿下跳，非要跟着一起来。我的生活中只有它跟我相伴，我走了，没人给它狗粮，它会饿死；如果提前给它狗粮，它会撑死。没办法，只能带上它。

本来，投资方张根旺先生在跟几家酒店谈判，打算联系一家合作单位，为我们提供住宿，可是，我们带来了小鸡蛋，这个小东西天生热情，见谁扑谁，没完没了地表达它的亲热，不把酒店的客人都吓跑才怪。没办法，张根旺先生只能为我们在石头小区租了一套房子。在很长时间里，我们都要在这里工作。

时间太紧了，房子并不令人满意。

这是一个很老的小区，破破烂烂，整体的颜色是灰的。楼房密集，窗子密集，居民密集，几乎没什么绿地。我在杭州说过——水深草长的地方更容易孳生精怪。像这样的小区，应该很平安。

实际上我错了。

最初的异常来自电视机。我来石家庄是拍摄《午夜惊魂·周德东讲故事》节目，在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播出，内容当然是我讲恐怖故事。这是国内第一档真正意义的午夜节目。当天中午，河北电视台的领导为我们接风，小歪也赶到了，她是我的读者，来剧组实习。小歪胖乎乎的，单眼皮，爱笑，一粒沙子那么大的事，她能笑成沙漠那么大。

喝完酒，我们回到了租住房，28号楼，三单元，402室。一台旧电视机端端正正地摆在客厅中，它是房间中唯一的电器，没有遥控器。季风想打开它，怎么都找不到开关。最后，张小敏帮他找到了。张小敏是湖南电视台“挑战麦克风”节目的冠军，她在演出之余，帮我们联系服装。

电视一打开就是农民频道。

据说，农民频道在河北省的收视率第一高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台，感觉编排挺精致的。不过，它在讲致富金点子，我想换个频道，别的台都是雪花。找了一大圈，我发现

这台电视机只有——农民频道。

房东并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，电视机不可能是他调的，那么，为什么这台电视机只有农民频道？是巧合？是缘分？

这时候，天黑了。我去上厕所，打开灯之后，感觉头顶的光线不太对头，仰头朝上看，发现卫生间是黑色吊顶，很低，从墙壁和吊顶的缝隙看进去，看到了水泥屋顶，吊顶和屋顶之间有两尺高，那里面亮堂堂的。卫生间里的灯有点昏暗，那里面的灯却很亮。我感觉很不舒服，既然那里面是封闭的，为什么还要点灯？我从那条缝隙一直朝上看，莫名其妙地想到了那个空间是一个棺材，想到了长明灯……

我推了推吊顶，不知道什么材料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这个吊顶很结实。

我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，随手把灯关掉了，吊棚之上的灯和吊棚之下的灯都灭了，卫生间里一片漆黑。

我过去写过一篇恐怖小说，叫《午夜节目》，讲的是我去某地主持一档恐怖电视节目，结果发生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。如今，我来到石家庄拍午夜节目，难道真的会应验我的某些想象？

二、距离·时间

节目2010年1月4日播出，每周一至周五，日播，因此我们马上就投入了拍摄工作。好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小区离摄影棚近，都在煤炭街上。

这天，拍摄完毕之后，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，我带着季风、钟毅、小歪回石头小区。我们住的28号楼是倒数第二栋。这时候，小区里几乎看不到人了，夜色中，一条水泥路朝前伸着，远处一片黑暗。

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，一边走一边小声说着话。这条水泥路弯弯曲曲的，没完没了，每天我们回家，都觉得这条路太长了。

季风说：“老大，你这期的故事，是不是逻辑上有点问题？”

我说：“哪里？”

季风说：“坟地那段儿……”

钟毅走在后头，他突然说：“你们有没有觉得，这条路有问题？”

我们三个人同时停住了，季风说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
钟毅说：“我们出来的时候，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小区门口，这条路很近……”

小歪还没有听清楚怎么回事，已经害怕了，一下就抓紧了季风的衣服。

季风说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钟毅说：“可是每次我们夜里回来，这条路都变得特别远……”

他的话，一下就把气氛变得阴森起来。大家朝前看了看，水泥路黑乎乎的，深不可测的样子。

我说：“错觉。出去的时候，我们精力充沛，一天刚刚开始。晚上回家，都累散架了。”

钟毅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大家继续朝家走，话语都少了。我还在想钟毅刚才说的话，经过他提醒，我也感觉不对了，为什么天黑之后，这条路就总也走不到头呢？好像不是累不累的缘故，差得太



多了，我们回来的时候走的路，几乎是出去的时候的三倍……

同一条路，出去和回来的距离却不相等！

小歪说：“老大，明天我用表计算一下！”

我说：“计算？计算什么？”

小歪说：“我出去的时候计个时，回来的时候再计个时，到时候一对比就清楚了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如果你计时，不可能不一样。不一样的只是感觉。”

时间长了，大家渐渐忽略了这件事。太忙了，每次出出进进，不是在谈节目，就是坐在车上，忘了关注这条诡异的水泥路。

又一天，我们步行回来，我突然问：“小歪，你对比时间了吗？”

小歪说：“总是出问题，很奇怪……”

我说：“出什么问题？”

小歪说：“上次我们说了这件事，第二天我和季风出来的时候，我用手机计时了，可是，刚刚走出几步，正好遇到了一辆出租车，季风急着去拿服装，我们就上车走了；晚上回来，我也计时了，可是到家之后，我竟然把这件事给忘了，半个钟头之后，有人给我发短信，我拿起手机来，才想起这件事；还有下雪那天，早晨我出去，用手机计时了，可是，半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太，她摔倒在地上，站不起来了，我把她扶起来，送到了她家的楼下，计时又作废了；还有一天半夜，我一个人加班回来，想计时，可是一看手机，偏偏没电了，关机了……”

这事儿太蹊跷了。

钟毅突然说：“小歪，你不要再做这件事了。”

尽管大家都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不让小歪再做这件事了，但是，没有人说什么。

三、另一个家

一天晚上，我录完节目，一个人先回家了。其他人忙着剪后期，上字幕。

很晚了，小区里基本见不到人，我一个人走在路上，脚步声很响。路灯照着我的影子，忽长忽短。

突然，路旁的树丛里传出一声惨叫，那声音让人毛骨悚然。我愣了愣，停住脚步，朝脏兮兮的树丛中看去，里面黑乎乎的，看不见什么。接着，我又听到了一声惨叫，好像是个孩子，有点像动物。我猛然想到这是猫叫春的声音。小时候，我听过一次，心里膈应很多天。我正要走过去，突然从树丛里站起一个人来，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穿着红色羽绒服，长发，她在苍白的路灯下，愣愣地看了看我，我发现她的脸上溅上了一滴血。我和她对视了一会儿，我匆匆走开了。我觉得，刚才那声音很可能不是猫叫春，而是那个女人在杀猫。

走出很远，我回过头去，已经看不见那个女人了，也没听到那只猫再叫。

回到家，我慢慢爬上楼，来到家门口，掏出钥匙准备开门，忽然我的心里有一种感觉——这扇门不是我们的住所。我是不是走错楼层了？我们的房子在四楼，我肯定我在不是在三楼，那就应该是跑到了五楼。我下了一层楼，还是不敢去开门，怕万一又错了，惊扰了邻居。我下到一楼，重新上楼，一层层数：二楼，三楼，四楼……

这次没错了。

我掏出钥匙去开门，夜深人静，钥匙碰到金属门上，声音很响。屋里突然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声音：“什么人！”

对于我来说，这座城市都是陌生人，这个小区都是陌生人，这栋楼里都是陌生人。我肯定，我走错单元门了。我赶紧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走错了……”然后赶紧下楼。

下了楼，我借着月光看了看，这里是二单元，我住在三单元。本来，走错楼层，走错楼门，这是恐怖小说里很俗套的桥段，但是现在我才知道，如果这样的情节真的发生在现实中，还确实挺让人恐惧的。

我走进三单元，一层层数着，来到四楼，掏出钥匙开门，门开了。这里才是我们的住所——客厅里只有一只简易的电视柜，压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。两个棕色的沙发，一个黑色茶几，茶几上有一只蓝色的烟灰缸。

我走进卫生间，朝上看了看，又看到了黑色吊顶，缝隙中射出亮堂堂的光。我简单洗漱了一下，关上了卫生间的灯，要睡觉去了。我走到卫生间门口的时候，又抬头看了一眼，吊顶里也黑着。我忽然想，那里面会不会藏着一个人呢？等我们上班去之后，这个人就按一个机关，然后从吊顶上的空间跳下来，吃食物，喝饮料，上厕所，看电视，等我们快回来的时候，再藏进那个空间里去……

吊顶之上的空间不小，如果一个人藏在里面，还挺宽敞。只是他不能坐起来，更不能站起来，只能躺着……

什么人永远躺着？

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忽然想到，如果那个吊顶里藏着一个活人，一个寄生虫，那不算吓人。最恐怖的是，那里面躺着一个死人。

走出卫生间，我忽然感到全身一冷——这里是我们的住所吗？

小鸡蛋哪儿去了？

你们可能知道，拉布拉多犬特别热情，每次我回来，它都上蹿下跳，舔来舔去，怎么不见它出现？

我小心地推开大卧室看了看，里面没有人，对啊，里面很简陋，一张老式的双人床，上面铺着两床黑白格子的被子，旁边放着一张桌子，上面有一瓶维生素，这正是我的房间，维生素是小歪给我准备的，她担任化妆师，担心我拍节目的时候嘴唇干裂。

我又轻轻推开另一间卧室的门，靠暖气有一张床，被子卷起来，茶几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，这家伙天天晚上玩游戏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旅行包。没错，钟毅的卧室。

我关上这扇门，又推开了另一个卧室的门，那里面同样简陋，不过是季风和小歪两个女孩住的，有一股淡淡的香气，墨绿色的沙发上堆放着一袋子卫生纸，还有五盒铁观音茶。窗台上，摆着一排化妆品，还有一个相框，里面是季风的照片，她坐在城市铁路下的长椅上，安静地望着镜头，眼神有些深邃……

我喊了一声：“小鸡蛋！”

不见它冲出来。

再没有房间了，小鸡蛋怎么不见了？难道它自己打开了防盗门的锁，跑出去了？

对了，还有一间厨房。不过，平时我们不用它，永远锁着门，那是防止小鸡蛋冲进去，把一袋子狗粮一顿吃光。



我朝厨房的方向看了看，脑袋“轰隆”一声就大了——那里是一面墙，根本没有厨房的门。我愣了愣，马上意识到我在做梦。摇摇脑袋，我确定，这不是梦。

电话突然响起来。

我接起来，是季风。她问我：“老大，剪辑后期的电脑出了点故障，我们现在回来了。你在哪儿？”

我说：“我在家。你们到哪儿了？”

她说：“我们到家了。”

我四下看了看，然后说：“你们进门了吗？”

她说：“进来了呀。”

我说：“看到小鸡蛋了吗？”

她说：“它正在扑我们呢。”

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又走错房间了。可是，为什么我能打开这户人家的门？为什么这户人家的摆设跟我们的房子一模一样？为什么窗台上还摆着季风的照片？

这绝不正常。

我赶紧退出了这个房子，跑下楼，重新看了看楼门上的数字，三单元，没错。我又看了看四周的景物，没用，我刚刚住到这里，根本不记得楼下四周都有什么。我只记得我们那栋楼旁边有一只黑色的垃圾筒，刚才我就是看到它之后拐进来的。

我回到那条忽长忽短的路上，借着月光看了看楼号，27号楼。天，我走错了，我们住在28号楼！

我朝前看了看，前面还有一只黑色垃圾筒，过去，它是唯一的。也就是说，27号楼旁边，今天多了一只黑色的垃圾筒，它把我引到了那户错误的房子。我立即感觉到了一种阴谋，它来自一张深不可测的脸。

我赶紧回到28号楼，这次我走对了，一进门，小鸡蛋就冲了上来。钟毅又开始玩起了网络游戏，小歪在洗漱，季风在卧室里整理节目文稿。

我走进季风和歪的卧室，季风说：“老大，你去哪儿了？”

我说：“在楼下溜达溜达。”

季风说：“我们回来怎么没看到你呀？”

我说：“我在小区外。”

然后，我走近窗台，又看了看季风的照片，她坐在城市铁路下的长椅上，安静地望着镜头，眼神有些深邃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季风，你记得我写过一篇《午夜节目》吗？”

季风说：“当然。”

我说：“这次，我真的遇到了不正常的事……”

季风停下手中的活儿，神态专注起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我走错房间了，可是我打开了那户人家的门，还在里面看到了你的照片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笑起来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。昨天，我在节目中讲《三岔口》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情节：夜里，男主人公走进了女主人公的家，却不见女主人公的身影，他给她打电话，女主人公说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等他呢，而此时，男主

人公也坐在她家的沙发上……讲到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笑起来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

季风的眼里闪过一丝恐惧，她小声说：“老大，你看错了吧？”

我说：“可能是我看错了。这件事不要对钟毅和小歪说了，他们会害怕的。”

躺下之后，熄了灯，我还在冥想——

相邻的那栋27号楼里，还有一个跟我们这个家一模一样的家，现在它空着，周德东没回来，季风没回来，钟毅没回来，小歪没回来，估计他们还在加班。屋里的灯没有亮，黑乎乎的，他们几个人的物品安静地堆放在各自的房间中，季风的照片摆在窗台上，在黑暗中若有所思……

太静了，总要出现点什么声音。那是什么声音呢？好像有人在床板上翻动了一下身体，不是周德东的床，不是季风的床，不是小歪的床，不是钟毅的床，那是谁的床？噢，声音来自卫生间。卫生间里没有床啊，声音来自卫生间的吊顶。现在，屋里空无一人，吊顶上的人终于可以翻翻身了，空间太狭窄了，他也躺得太久了，后背麻麻的。翻了身之后，他保持侧卧的姿势，一动不动了。

不一会儿，门响了。周德东带着钟毅、季风、小歪回来了，他们一进门，屋里就热闹起来。

钟毅在笑话“主持人”的发音——昨天一天，周德东讲了五集故事，累得舌头都不会转了，竟把“突然”说成了“突言”……

周德东也在笑话编导钟毅——钟毅拉肚子了，总去厕所。一次，节目正在录制中，钟毅又挺不住了，周德东对着还在转动的摄像机说：“各位观众，实在抱歉，我们的编导拉肚子，他去厕所了，稍等五分钟，不要关掉电视机，他马上回来……”

说笑了一会儿，大家都各自躺下睡了。明早还有很多工作。

而在另一套房子里，我们也躺下睡了。房子里极其安静，没听见卫生间里有人翻动身体，只有马桶里的水偶尔“咕噜”一声。

四、一条死去的狗

我每天都要带小鸡蛋出去奔跑一个钟头。风雨不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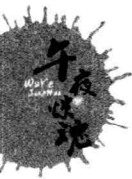
石家庄很冷。听说，我们来之前，这里刚刚发生雪灾，积雪深度最高达到了80厘米，死了很多人。

石头小区几乎没有绿地，灰色的楼，灰色的树，灰色的甬道，而且很拥挤。小鸡蛋不太喜欢这个地方，它一定很怀念北京。

在北京的时候，小鸡蛋有个好朋友，叫可乐，是一条金毛犬，跟小鸡蛋一样，都是“小公主”。它比小鸡蛋小两个月，毛是棕色的，有点卷，它的主人开饭馆，因此它吃得胖胖的，很笨拙，却十分贪玩儿。每次，它跟小鸡蛋一起追逐嬉戏，它跑一会儿就累了，停在树后，肚皮贴在草坪上，吐着舌头歇息。小鸡蛋肯定会跑回来的，当小鸡蛋闪电一般冲过它身旁的时候，它突然跳起来堵截……

我非常喜欢可乐。

可是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见到它。一次，见到可乐的主人，我问他可乐哪儿去了，他告诉我，可乐得了狗瘟，死了。我听了之后，心里很难过。



现在，小鸡蛋在石家庄没有朋友了，只有跟我一起玩儿。

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片脏兮兮的草地，我一次次把球扔到很远的地方，小鸡蛋就风驰电掣地冲过去，在半空中叨住它，然后兴奋地跑回来。就这样一个重复的游戏，它却乐此不疲。

我一边扔球，一边朝27号楼张望。四楼，那扇窗子应该就是我们的另一个“家”。窗子里黑乎乎的，不见人影。我却知道，季风在里面，她坐在城市铁路下的长椅上，静静地望着镜头，眼神有些深邃……

一个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。

这个小区很多居民看到小鸡蛋之后，表情都显得很冷漠。这个老太太却停了下来，看我和小鸡蛋玩球。她的头上扎着一条老红色的头巾，把下半张脸都蒙住了，只露出一双浑浊的眼睛，还有几缕花白的头发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说话了：“那是可乐吗？”

她说的是河北话，第一次我没有听懂。我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她咳了一下，就说：“它是可乐吗？”

这次我听懂了。我忽然想到了北京的可乐，心里一下很不舒服，就说：“不是，它叫小鸡蛋。”

老太太摇摇头，说：“是可乐。”

然后，就慢慢腾腾地走开了，她再也没有回头。我注意看了一下，她走进了27号楼。

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，那天，小歪出门之后，遇到一个老太太在雪中摔倒了，打断了她的计时，那个老太太会不会就是这个老太太呢？

我又想，也许这个小区里有一条拉布拉多犬，名字也叫可乐，这个老太太可能认错了。

不过，狗狗很少叫可乐这个名字，不像“大黄”、“欢欢”、“贝贝”之类容易重名。我感觉事情有点蹊跷。

过了一天，我跟投资方张根旺先生打听，石头小区附近哪有大点的草坪，他告诉我，沿着煤炭街一直走，走到裕华大街，两旁都是草坪。于是，这天我就带着小鸡蛋离开了石头小区，朝摄影棚方向一直走下去，果然看到了宽阔的草坪！心里十分高兴。

马路很宽阔，车辆一辆接一辆地飞奔而过。

我和小鸡蛋来到马路旁的草坪上，玩球。一次，我把球远远地扔出去，小鸡蛋立即冲过去追赶，趁那只球在草地上弹起来的时候，它朝半空一跃，打算把它咬住。这是它的拿手好戏，一般不会出意外，这次，它却没咬住，并且把那只球撞飞了，飞过了非机动车道，滚到了机动车道上。小鸡蛋平时只在人行道上走，每次到了路口，它也会自动停下来，等候我发出口令，让它走它才走。不过，它在追球的时候，大脑里已经没有了这些概念，一门心思只想咬到球，因此，它追着球闪电一般越过了非机动车道，冲到了机动车道上。一辆辆的汽车正在全速行驶，第一辆车看到了小鸡蛋，发出一声怪叫，它在急刹车。我吓傻了。小鸡蛋冲到马路中间的隔离栏附近，终于把那只球叨住了，返身朝回跑。那辆车没刹住，朝它撞过来。小鸡蛋擦着它的车轮跑过来，冲到了非机动车道上，几辆电动自行车都绕开了它……

当小鸡蛋气喘吁吁地回到我身旁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了昨天那个老太太，她看着小鸡蛋，问：“那是可乐吗？”

我打了个冷战。

五、噩梦重演

这天下午，大家又工作到了晚上。

我拍完之后，先回家了，节目组的其他人都在加班做后期，他们经常忙到后半夜。我回到石头小区之后，掏出手机，打算计时，马上就放弃了这个想法。计时是没有意义的。就如同，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感觉家中有个人，你听不到他呼吸，也听不到他走动，更听不到他咳嗽，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存在。你的感觉是真实的，若是你到各个房间探视，瞪圆一双大眼睛，想找到他，这个想法就愚蠢了。

脚下的路，弯弯曲曲地伸向黑暗的远处。在路灯下，路是苍白的。我感觉，它很像一条巨大的胳膊，正在为我指引着一个不吉利的方向。

我走过27号楼的时候，发现它旁边的那只黑色垃圾筒不见了。那只垃圾筒只在深夜里出现了一次，好像专门为了欺骗我，接着它就不见了。

这次我不会错了。

我走到我们住的楼前，特意看了看：28号楼。然后，我走到楼门口也停了停，确定是三单元，这才走进去。

一楼，二楼，三楼，四楼。

到了。

我掏出钥匙，轻轻打开门，走进去关好门，突然停止了动作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又感觉不对头了。我在黑暗中嗅了嗅，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息，赶紧伸手打开灯，朝厨房的方向看了看，这次，我看到了厨房的门。

我放下心来，喊了一声：“小鸡蛋！”

几扇门都半掩着，并不见它跑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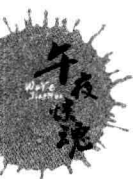
我转了转眼珠，忽然感觉到这房子无比阴森起来。我没有换鞋，朝客厅看了看——客厅里只有一只简易的电视柜，压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。两个棕色的沙发，一个黑色茶几，茶几上有一只蓝色的烟灰缸。

接着，我轻轻推开我的卧室看了看，里面空着，不见周德东。一张老式的双人床，上面是黑白格子的床单，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维生素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早晨起床之后，我把被子蹬到了地板上，由于急着出去，并没有捡起来。现在，那床黑白格子的被子依然扔在地板上。

我又轻轻推开钟毅的卧室，靠暖气有一张床，被子卷起来，茶几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，那是一台黑色的电脑。还有一个很大的旅行包，那是一个间杂着黄色的黑色旅行包。没错。

我又推开了季风和小歪的卧室，墨绿色的沙发上堆放着一袋子卫生纸，还有五盒铁观音茶。窗台上，摆着一排化妆品，还有一个相框，里面是季风的照片，她坐在城市铁路下的长椅上，安静地望着镜头，眼神有些深邃……

我肯定这次我走对了，可是，为什么不见小鸡蛋？



难道我又走进那个恐怖的房子了？不可能，我刚刚明明看到了，28号楼，三单元，上楼的时候我一层层数的，四楼。

我轻轻走进卫生间，打开灯，首先朝上看了看，吊顶是黑色的，靠墙的缝隙钻出亮堂堂的灯光来。没错。不过我立即发现了不对头——我们那个卫生间，洗手池上是一块长方形的镜子，谁家卫生间的洗手池上都是镜子，而这套房子不同，洗手池上不是镜子，而是贴着一幅长方形的画，画着一个大胡子的男人，好像在对着镜子专注地刮胡子，已经刮掉了一半。这算什么题材的画！画中的人太逼真了，真的像一个男人站在洗手池前刮胡子，而那幅画是一面镜子，把这个人照了出来。可是，洗手池前面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人。

我一步就退了回来，推开门就冲出去了。

来到楼下，我又看了看楼门之上，对啊，写着白字——“三单元”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不对头，这个“三”字好像很拥挤，再仔细看，那分明是“二”，有人用粉笔在中间加了一横！

我呆住了。

我转身四下望了望，小区里的楼一栋挨一栋，密匝匝的，这样的小区应该人气很旺，却不是，绝大多数的窗子都黑着，令人感到很压抑，只有几扇窗子透出暗淡的电灯光。难道这个小区每一套房子的格局和摆设都一样吗？

最诡异的是，我的钥匙为什么能打开别人的门？为什么，有人改变了单元的数字，引我入彀？

巧合？

经验告诉我，你感觉恐怖的事件，99%都是巧合。

我掏出电话，打给了钟毅：“钟毅，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脑吗？”

钟毅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我又说：“你的电脑有密码吗？”

钟毅说：“没有。”

我说：“你的桌面是什么图案？”

钟毅说：“《魔兽世界》的侏儒。”

我说：“桌面上有没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东西？”

钟毅说：“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尽管用吧，没有任何隐私。”

我低声说：“我，别有用意。”

钟毅说：“桌面上有我的一篇文档。”

我说：“标题？”

钟毅说：“《fxx》。”

我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挂掉电话，我再次上了楼，来到了二单元四楼，站在那个房门前，掏出钥匙，顺利地插进去，“咔哒”一声就开了。

我打开灯，四下看了看，然后快步走进“钟毅”的卧室，打开了那台黑色的电脑。他的电脑启动时间比较长，我一边留意外面的动静，一边弹着手指等待。我很急。

终于，电脑打开了，我果然在电脑上看到了一篇文档——《fxx》。

这一下，我无论如何都解释不了了。

我关掉电脑，赶紧离开了这套房子。下了楼之后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没有关掉房子里的灯，仰头看看，四楼那扇窗子透出苍白的光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不敢再回去了。又想，要是这套房子一直没有人，那太浪费电了，而且还容易发生火灾。最后，我决定明天早晨再来，如果灯还亮着，我就进去关掉。如果已经关掉了，那么就证明在我离开之后，有人在那套房子里出现过。

我来到真正的三单元门口看了看，然后钻进去，爬上了四楼。我打开防盗门，走进去了，小鸡蛋立即扑上来，它可能刚睡醒，眼睛红红的，它见我回来，兴奋异常，追着咬我的裤脚。

我推开自己的卧室看了一眼，一张老式的双人床，上面是黑白格子的床单和被子，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维生素。我又轻轻推开钟毅的卧室，靠暖气有一张床，被子卷起来，茶几上放着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，还有一个黑黄相间的大旅行包。我又推开了季风和小歪的卧室，墨绿色的沙发上堆放着一袋子卫生纸，还有五盒铁观音茶。窗台上，摆着一排化妆品，还有一个相框，里面是季风的照片，她坐在城市铁路下的长椅上，安静地望着镜头，眼神有些深邃……

虽然这些摆设正是我们租住房的摆设，可是，我误入的那两户人家，摆设都跟这套房子一模一样！

这是我们的住所吗？我不敢肯定了。

小鸡蛋又追上来咬我的裤脚了，还哼哼唧唧要吃的。没错，小鸡蛋是我的狗。在这个诡异的小区里，我只有一个判断标准了——哪里有小鸡蛋，哪里就是我们的住所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起床了，牵着小鸡蛋下楼去玩儿。走过二单元门口的时候，我发现“二”中间那一横已经被擦掉了。我朝上看了看，那扇窗子黑着——就是说，昨天我离开之后，有人在那套房子中出现，他（她）把灯关掉了！

我呆了。

六、复活

我带着小鸡蛋又来到了那块脏兮兮的草坪上，玩球。

我玩得心不在焉，每次有人从那条水泥路上走过，我都要仔细打量对方一眼。天冷，居民们不是戴口罩，就是用围巾蒙住半张脸，再不就是低着头，把下巴藏在衣领里……我觉得整个小区的人都可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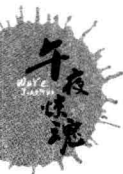
有个大肚男牵着一只狗走过来，我望过去，看到了一条金毛犬，毛是棕色的，有点卷，胖胖的，笨拙地朝小鸡蛋跑过来。

那不是死去的可乐吗！

我紧紧盯着它，它越来越近了，跑到小鸡蛋跟前，互相嗅起来。我仔细打量这条金毛犬，感觉它那憨憨的神态就是可乐！

不过，毕竟我半年没见过可乐了，而且，在人类看来，同一个品种的狗都长得差不多，并看不出多少差别——除了自家养的狗狗。也许，这条金毛犬不过是跟可乐比较像而已。

它的主人 also 走过来了，我笑着问：“你的狗狗叫什么名字？”



他说：“可乐。”

可乐！

看来，那个老太太认识的就是这个可乐，她人老眼花，把小鸡蛋当成可乐了。

难道，这条金毛犬跟死去的可乐重名？有这么巧的事吗？

我再次打量那条叫可乐的狗，它吃得胖胖的，笨笨的，它在追赶小鸡蛋，跑一会儿就累了，它狡猾地躲在树后，趴在脏兮兮的草地上歇息，小鸡蛋跑回来的时候，它突然跳起来堵截……

它的长相，它的毛色，它的神态，它的习惯……就是可乐啊。

我问它的主人：“你家的狗狗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我怀疑，可乐没死。我希望他说——从北京带回来的。

可乐的主人说：“我家母狗生的啊。”

我不甘心，又问：“它从小到大一直在你身边吗？”

可乐的主人说：“当然。”

见鬼了。

玩了一会儿，可乐的主人一挥手，打了一声奇怪的呼哨，可乐就离开了小鸡蛋，追主人去了。

我一直观望着这条金毛犬，它拐弯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就消失了。

小鸡蛋又跑过来跟我要球了。

这一天灰蒙蒙的。不对，我来石家庄的这些日子，天色似乎一直都是灰蒙蒙的。

七、一个叫周庆兰的人

元旦这天下午，季风和钟毅加班，我和小歪在家。

小歪对我说，她没有忘记“计时”那件事，可是，很奇怪，总是被打断。

有一次，小歪正用手机计时，低着头走路，快到小区大门口的时候，她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叫了一声，抬头一看，又遇见了在大雪中跌倒的那个老太太，她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小男孩撞倒了，那个男孩只有十来岁。她就跑过去，把老太太扶起来，问她：“奶奶，没问题吧？”

老太太脸色冰冷，并不回答，只是按着腰部，一声声地呻吟。没办法，小歪就把她送回家了。她知道她家住哪栋楼里。

还有一次，小歪正举着手机计时，忽然有人跟她说话，她感到很奇怪，她在这个小区没有任何熟人啊，只好停下来，抬头一看，又是那个老太太，她的表情依然冰冷，似乎不会笑，她说：“小丫头，谢谢你一次次帮助我。”

小歪把计时暂停了，笑了笑说：“呵呵，应该的。”然后就举着手机继续朝前走。

那个老太太挡在她的面前，没有让路，突然伸出手来抓小歪的手机，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“你这是收音机吗？”

她竟然不认识手机！

她怎么可能不认识手机！

小歪躲了躲，说：“这是手机啊。”然后赶紧朝前走。

老太太竟然追了上来，她行走的速度非常快，跟她的年龄不相符，嘴里说：“来，

你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！”

小歪不确定这个老太太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，赶紧说：“奶奶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一边说一边撒腿就跑。跑出一百多米，回头看，那个老太太依然停在原地，远远地看着她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

毫无疑问，计时又作废了。

说到这里，小歪有些抱歉，她说：“老大，我们每天都外出，我一定会把时间记录下来。”

我说：“没关系，这又不是工作，别那么认真。”

停了停，小歪突然说：“老大，我觉得那个老太太不对劲……”

我说：“确实有点不对劲。”

小歪说：“我说的是她的长相。”

我说：“长相？”

小歪说：“她好像不是一个老太太……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不是老太太难道是老头子？”

小歪想了想说：“她好像是……电视剧里的老太太……”

这句话让我的心一寒，实际上我并没有弄明白她的意思，越是模糊的话，越是怪兮兮的话，越是让人觉得恐怖。

我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小歪喜欢写作，平时，她的表达很准确，这次她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了：“我觉得她的衰老并不真实……”

我突然说：“我们出去。”

小歪说：“出去？”

我说：“你带我去她家那栋楼下转一转，我想看她一眼。”

小歪说：“好。”

小歪带着我来到了一栋楼下，这栋楼位于小区中间位置，离小区大门稍微近一点。我们一直在那个老太太住的单元前转悠，始终没见那个老太太出来。

小歪时不时地朝上看一眼，小声说：“我怀疑她在窗子里看着我们。”

我也朝上看了看，一扇扇窗户都黑洞洞的，低声说：“有可能。”

天一点点黑下来，居民楼里出出入入的人越来越少了，除了远处马路上的车声，小区里越来越安静。突然，背后有人走动，我和小歪同时回过头，看见一个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走过来，她的脸在路灯光中显得十分苍白。她阴冷地看了看我的脸，又看了看小歪的脸，突然说：“你的收音机呢？”

她正是把小鸡蛋叫成“可乐”的那个老太太！

小歪十分紧张，拉起我的手就走，一边走一边小声说：“老大，就是她！”

我推开小歪的手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了看，那个老太太还没有走，她站在楼门口，依然在望着我们。她的手中拿着一个枣红色的本子，和户口本一样大。

我说：“小歪，你先回去，我和她聊一聊。”

小歪在犹豫。

我说：“听话。”